



这个冬天

□ 曹卓全

过了大寒,就要立春了。但寒冷还没有过去。对位于云岭高原东北部的昭通来说,下雪是每年的必修课。这个冬天,昭通所处的乌蒙山区算得上是个罕见的暖冬,太阳把久违的阳光毫不吝惜地洒在乌蒙大地上。过了三九四九,雪老是不下,人们有些不习惯。

大寒节令刚过,乌蒙山终于下起了雪。

一夜北风吹拂,清晨起来,四周的群山一改常态,漫山雪白。城里,车上、房顶上堆了薄薄的一层雪;树上,特别是覆在棕叶上的雪看起来很有层次,我忍不住拍了几张,发了个朋友圈。

才到单位,突然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镇雄县发生了山体滑坡。市里的领导及相关部门已经前往灾区。稍后,新闻出来了,2024年1月22日5时51分,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合兴、和平两个村民小组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有农户被掩埋。11时许,正式消息传来,灾害共造成18户47人失联。

这是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惊动了中南海。当天中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抢救失联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灾情就是命令。早上,昭通日报社记者莫娟第一时间随消防救援队伍赶到镇雄。中午,马燕副总编辑又带领谭光吉、韩兴国、聂孝美、兰波等人奔赴现场。与此同时,报社的后期编辑、校对、审稿团队也马上运转起来。

凉水村又叫小堡坎,距镇雄县城26公里,距塘房镇政府所在地6公里。

现场传回的几张图片令人痛心,这个叫小堡坎的村庄住了上百户人家,怀揣着阴谋的山体在凌晨五六点钟,无情地把山顶的沙石全部倾泻下来,瞬间把村庄的边缘吞没。还在熟睡中的群众猝不及防,有的就再也没有走出这黑夜。从图片可以看出,皑皑白雪映衬的山坡正面,滑坡的痕迹像恶魔张开的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的面孔与獠牙。那些空心砖砌起来的房屋被巨石压在下面,当然,同时被压在下面

的还有住在房屋里来不及躲避的村民。

搬开覆盖在表面的石块,掀开一根根被折弯的钢筋,刨开层层泥土,抢救可能生还的生命,是摆在抢险救灾队伍面前的首要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救援队伍从昭通,从昆明、曲靖、玉溪、楚雄,从邻近的贵州紧急赶来,一场与时间和生命竞速的战斗就此打响……

滑坡现场成立了救灾指挥部,对抢险救援工作进行统一指挥调度,把红旗插在最前沿。大型挖掘机咆哮着,向冷漠的巨石冲击,在雷达生命探测仪和搜救犬的引导下,消防救援队员奋不顾身,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扒开泥土,仔细搜寻被掩埋的群众,从白天到晚上,夜以继日,日以继夜。

山上,不时有落石飞溅下来,现场的救援队伍不得不紧急撤离,当落石消停后,救援队伍又回到作业区继续作业。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会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在生命最可能存留的72小时内,救援不会放弃,救援工作不会停歇。白天,正常搜救;晚上,无人机开启照明灯,

照着轮班的战士继续挖掘……冰冷的寒夜,飘飞的雪花,刺骨的北风可以做证。

一个、两个、三个……不断有被掩埋的群众被找到……经过86个小时的奋战,除了后来联系到的3人,最终确定失联的44个村民全部被搜救了出来。

奇迹没有出现,结果令人失望,这些曾经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的滑坡体吞噬,全都没有了生命体征,消防队员、医护人员,在场的救援者眼里都噙着泪水。

几天来,凉水村的气温骤降,最高温度1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4摄氏度。白天,村庄被大雪笼罩,夜晚,雪花与冰凌“簌簌”地下,到了早上,道路结冰,人们不得不撒上融雪剂,以保障安全行走。严峻的搜救形势,恶劣的天气环境,阻挡不了人们参与抢险救援的脚步,有关部门把救灾物资送进来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生火、洗菜、做饭,只为让疲惫的救援人员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交警为救援通道畅通护航,移动通信提供通信保障,电力部门确保供电,上级有关部门紧急下拨了5500万救灾资金,

省内外的捐款纷纷而至,镇雄城里的餐饮业,有的干脆歇业,带着大厨和员工到凉水村来帮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第一时间把救灾的进展情况和感人的事迹宣传出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镇雄县塘房镇的山体滑坡救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尽管那44个被山体滑坡夺走生命的村民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但救灾没有停止,生活还在继续。住在凉水村的合兴、和平两个村民小组的其他群众,在政府腾出的县城安置小区得到妥善安置,而灾区下一步的恢复重建,也在科学规划中……

1月26日上午,凉水村笛笛鸣响,人们手捧白花,向遇难者默哀。随后,救援队伍撤离,塘房镇的大街两侧,群众夹道相送,向参与抢险的消防救援官兵致敬!

小堡坎的山坡上,有个太阳部落,每年春天,山上的太阳花都会竞相绽放,十分美丽。经历过这个冬天,人们对小堡坎即将开放的太阳花更加期待,也会更加珍惜。

谛听灵魂的歌唱

□ 朝 朝

我带着永远的遗憾,开始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定点深入生活的体验。

2019年3月,兴国山歌国家级传承人——103岁的徐盛久去世;2019年5月,薹狮、犁狮国家级传承人——83岁的谢达祥去世。距离我找上门去的时间,仅仅相差几个月。人间有许多事,都是失去后才愈加感到珍贵或惋惜。我常常痛悔地想,如果我早一些深入这个领域,如果我早一些走进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可以挖掘出更多隐于时光深处的矿藏?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就是一项抢救性的事业。要将那些濒临消失的、悠久的民间文化“打捞”上来,要把它们重新擦亮,一寸一寸地连接上流淌的命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中,在高高喇叭式的你争我抢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出的声音,还显得微弱,显得小心翼翼,需要放慢脚步才能谛听到。

一个斜阳夕照的黄昏,我行走在绵江河边,去一户人家做拆迁动员工作。从那一排排老旧的房子中间,忽然飘出了唱古文的声音。赣南客家方言的说唱,悲情、凄婉,一声一声地碎着人心。我想起儿时的麦菜岭,一位外地流浪而来的艺人老谢在村庄里住下来,拍着梆筒,唱了几个月的古文,所得仅为三餐饭食、夜宿安寝。老人、妇女,一天天围坐在他身旁,一边听,一边抹泪,似乎永远也听不完,听不厌。

这是久违的古文。我拼命地寻找声音的源头,走进那所光线黯淡的房子,却发现,只是一盒录播的旧磁带。真实的说唱艺人,却无踪可觅。三十年的过去,古文几乎可以在我的生活里绝迹,幼年时见过的老谢,只怕也已作古了。

世间多少事物,像即将落山的夕阳,像要被拆除的旧房子。

我有些不甘心,上网搜索,发现客家古文还在于都县“活”着,并且已经成功地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知道,当目睹着一些古老的文化慢慢走向消亡的时候,还

有一小部分人,正带着哀愁与期望坚守在某个孤独的阵地上。但是,这些人多半已经老了。岁月在他们身体里埋下了珍稀的宝藏,但是能探索其珍贵的人并不多。时间如此迫切,我怕会永远失去那些宝物。当然,其中不仅仅是古文。

生活从来不缺写作的素材,而是太多的写作者缺乏深深扎根大地的决心。我把目光对准了江西省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第一次申报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心里完全没有底。我甚至想过,即使选题没有通过,作为一名已经将写作视为生命常态的作家,我也将义无反顾地奔赴其中。幸运的是,中国作协给了我大力支持,还给江西省相关单位写了介绍信,这更加坚定了我将选题做好的信心。

徐盛久和谢达祥去世了,兴国山歌还在,薹狮、犁狮还在,更多的“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还在。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大力气实施“非遗”保护项目之后,所有的项目都有了相应的承继者,有了得以长久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要走的地方太多,四个月或六个月,于我而言其实远远不够。

我没有很多专业的采访装备,带着一个背包、一支录音笔、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就上路了。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带上了一颗真挚的心和一双谛听的耳朵。起初我预感会有困难,我必须找到当地文化馆的相关人员,才能找到那些散落在乡间僻壤的“非遗”传承人,才能在生活的源泉处获取传统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前面一路“绿灯”。每次打电话说明来意,当地的文化馆负责人都爽快地说:“来吧,我们会尽力配合好。”

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我被太多围绕着“非遗”的人和事感动着。

在信丰县古陂镇,83岁的薹狮传承人谢达光中风瘫痪在床,信丰县文化馆副馆长刘荣生熟门熟路地进入他家,替他穿好衣服,将他搬上轮椅,还为他点上一支烟。我知道,如果没有相互的了解和长久的扶持,他们之间不会这样默契。在采

访之余,我和刘荣生聊了很多。他对于“非遗”以及整个民间文化脉络的理解,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都大大地超出我的想象。还有他对待传承事业的理念与行为,为初涉“非遗”的我立下了一根标杆。我清楚地记得,他有一个悲壮的称号——“孤独的非遗人”。

从会昌县文化馆的曾敏、兴国县文化馆的蔡远明等人身上,我同样见证了类似的情形。他们是即将消失的“非遗”项目的“打捞”者、保护者,站在“非遗”传承的背后,将一个一个人、一段一段的历史串联起来,使那些沉于黑暗空间的宝藏重新浮出地表,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我,恰恰是那个贪婪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人,一个猛子冲进他们经年累月经营的事业中,汲取到写作的养分。诚然,我不能将他们当成主角来写,但他们已然是我心中的幕后英雄。

客家匾额习俗的传承人萧天长,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人。除了尽其所有地敞开自己的人生、命运和生活,他全力参与我的创作,在我离开他的家乡之后,还为我发来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回忆:“我父亲是1972年农历12月27日离世的,三天后便是除夕,那一年春节,我们一家在凄风苦雨中度过。26日我正在为剧本《战鼓声声》润色时,下午突然觉得想回家,我从车站走路到县城,但没有搭到便车,不知什么原因,却下决心走夜路回家,结果走了整整一个晚上,行程80里,第二天拂晓接近家时,突然下起鹅毛大雪,当我满身皆白出现在家里时,父亲刚刚咽气,父亲的胸口还暖着,他却永远无法听见我的呼唤。”我知道,那是70多岁的他,戴着老花镜,对着小屏幕的手机,含着泪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兴国县的作协主席李凌云,不仅在我前住定点深入生活之前为我牵线搭桥,还将自己儿时记忆中的山歌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哎呀哟,老妹子吹柴莫吹松木秧,松树太老了,松香点火蜡烛样。心肝妹,老妹子当得桂花香!”

他说,原生态的兴国山歌蕴含着汹涌澎湃的生命激情。

是的,每一个“非遗”项目,都嫁接着一大批亲历者深刻的乡愁。

已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盛久的儿子徐传青得知我要来,把居住在县城的二哥和居住在赣州的三哥都喊回了长冈乡的老家。我们一同爬上高高的山冈,看他们为父亲建造的纪念馆,看莽莽的青山和溜溜的白云。他们的妻子,在柴火灶上生火做饭,将人间的烟火搅动得热气腾腾。他们留我在家吃饭,他们兄弟三人还即兴创作山歌,亮开嗓子为我唱起祝福的歌。

我无法一一描摹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这期间,我走过山路,跨过圳坎,被尽职的家狗和白鹅驱赶过,又被热情朴实的人们迎进屋。那些听不懂的方言,我都在他们唱出的歌声中领悟了;那些遗憾错过的人,我都在后人动情的描述中理解了。还有,那些厚重的历史过往、宽阔的地理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无一不为我的生命敞开一道道大门。我走进,徜徉其中,总是感觉那些累累垂垂结满枝头的果实,任我用再多再大的口袋也装不完,装不下。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非遗”是小众的,但又可以是无比宽广、无比浩大的。

定点深入生活的同时,我开始了这部长篇纪实散文的创作。我发现,在自己的笔下,想要呈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每一个主题的散文,动辄就是一万多字。一个“非遗”项目的绵长脉络、古今延宕,传承人的生存困境、跌宕起伏的命运、荣耀背后的酸甜苦辣,还有与之相关的人性纷杂……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多么深刻、多么宏大的世界。我深切体验着“非遗”人的悲欢离合,也试图用文字画出一幅独一无二的“非遗”地图。我发现,当一个作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自身也在不停地被塑造,被成就着。

命运待我如此丰厚。除了继续写作,继续谛听灵魂深处的歌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吸引我。

过年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团圆、喜庆、欢乐、幸福的符号。

进入腊月以后,年味越来越浓,大街小巷的喜庆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长辈们开始装香肠、做豆腐、腌腊肉、做汤圆、蒸馒头、炸酥肉、做八宝饭及各种肉圆子等一系列昭通传统习俗。这些不仅是过年的序章,也是年夜饭的必备菜肴,更是过年的传统习俗。

自腊月二十九开始,家家户户贴春联、门神、“福”字、窗花,处处张灯结彩,只为凸显一抹红色、一种喜庆,中国红的魅力无与伦比。

年味就在各种传统习俗中被复制、被传承。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多元化,过年更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彰显出更加独特的魅力。春节长假的惊喜出现,让人们过年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千里奔赴回老家过年的期盼,有外出旅游过年的潇洒,有一家人在家里忙前忙后做的年夜饭,有酒店精心制作的年夜饭,不论是回家过年还是出外旅游,过年“团圆”的主题从未改变、减淡。

一句“回家过年”,承载着365天的牵盼和思念,更体现了这一年辛苦有所依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年味,是热热闹闹的场面,是大大吉大利的期许,是春运忙碌的节奏,是父辈的翘首企盼,是游子归心似箭的思乡情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在高高挂起的红灯笼里,在家家户户贴的春联里,在热腾腾的年夜饭里,在小孩穿戴的新衣新帽里,在走亲串戚的拜年声中,无论城市还是乡间,就这样正式开启了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模式。

除夕,是家家户户一年中最热闹、最美满的时候,一年中最让人期盼的莫过于年夜饭。

一顿年夜饭,一份归家情。年夜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一年忙到头,子女再远也要回家,看长辈含饴弄孙,听小孩喜洋洋拜年。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吃一

年味

亲情

团圆

□ 陈允琪

顿团圆饭,是所有人的心愿,年夜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顿饭本身的意义,年夜饭是家庭成员互敬互爱的体现,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的关系更为亲密。吃什么菜肴不重要,喝什么美酒不讲究,关键是一家人老老少少在一起吃这顿饭,见证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安稳和辛劳付出,告别旧岁迎来新年,期盼来年吉祥如意安康。

年夜饭蕴含的团圆意义,是美好的传统,也是民俗的传承。

年夜饭又称“团圆饭”,让每一个中国人心有所依,让每一个中国人更具归属感。耳濡目染,代代相传,年味一直浓。

寻找、复制、再现,浓浓的年味重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国的年俗文化源远流长,纷繁多样的过年习俗,南北迥异,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热闹喜庆,年味浓郁,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精华。年味、亲情、团圆。年俗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情,年俗里饱含着人们对吉祥如意如意的向往、对和谐美满的渴望、对幸福团圆的执着追求。无论传统习俗怎样变迁,年,依然是人们最眷恋的味道。